作曲家高世章妙用古典樂 賦予電影配樂二次生命

■高世章成為小交本樂季的駐團藝術家。 彭子文 攝

你可能沒有欣賞過高世章（Leon Ko）任音樂總監的音樂劇《四川好人》或《頂頭鎚》，但你總會看過他參與配樂的電影《如果．愛》或《大魔術師》，他總是穿梭於電影、音樂劇及不同舞台製作之間，又成爲香港小交響樂團（小交）本樂季的駐團藝術家，將香港電影配樂與古典音樂相結合，賦予電影配樂二次生命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：彭子文
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場地提供：鮨蕾 Sushi Tsubomi

■（左起）電影交響樂章由劉榮豐、溫卓妍、張國穎、鄭君熾演唱。

高世章今次將聯同香港小交響樂團及音樂總監葉詠詩，將音樂廳幻化為他的神奇電影畫布，為HKS「酷」熱音樂節揭開序幕！著名電影樂章包括《如果．愛》、《投名狀》、《大魔術師》、《魔警》、《脫皮爸爸》和《捉妖記》等，將化為段段交響樂章，加上四位主唱劉榮豐、溫卓妍、張國穎和鄭君熾的演繹，讓觀眾沉浸於歌聲與音符的美妙空間，現場感受電影音樂的張力與創意。

強調電影配樂價值

高世章和小交的緣分始於2016年的《一屋寶貝》音樂廳，將音樂劇變成為音樂會版本，也是音樂劇與古典音樂結合的首次嘗試，他興奮地表示，藉今次再次合作的機會，《一屋寶貝》音樂廳的CD即將推出。同時，下月20-22日將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的《高世章的神奇電影畫布》也是首次將香港電影配樂與古典音樂結合。高世章稱自己會把握這樣的機會，「因為過往創作的電影音樂中，很多是我很滿意的作品，但沒看過電影的觀眾卻沒有機會聽到，所以我認為電影配樂需要被賦予第二次生命。與外國相比，香港電影配樂的地位不算高，這也是我堅持要做這件事的原因，我也會鼓勵身邊的電影配樂作曲家做同樣的事，希望更多人開始重視電影配樂的價值。」

■《高世章的神奇電影畫布》宣傳海報。

「我們很合拍，都喜歡玩不同的音樂範疇，我們在一起合作必定有更多的嘗試。即使駐團藝術家任期結束，也不會終止音樂方面的合作。」高世章笑說，和小交在一起，總有不同的新鮮事情想做，現時最想每個月學習一種樂器，即使只是略通一二也對自己有所裨益，「我知道這樣的決定有很大的野心，我從小彈鋼琴，也吹過長笛，其他樂器卻未曾接觸。對作曲家來說，識玩樂器好重要，當你為一種樂器作曲卻沒有接觸過它時，寫出來的曲子便不夠有血有肉。」

外國技巧融入本地血肉

高世章為紐約大學音樂劇創作碩士，憑粵語音樂劇《四川好人》、《白蛇新傳》、《頂頭鎚》、《一屋寶貝》及《大殉情》六度獲香港戲劇協會舞台劇獎最佳音樂創作及最佳曲詞獎。他受西方音樂劇的教育和熏陶，畢業後在紐約發展事業時也時不時為香港歌手寫流行曲，2002年為中英劇團的話劇《咖喱盆菜釀薯條》譜寫音樂，是他與香港舞台接觸的開始，當2003年他為演戲家族粵語音樂劇《四川好人》作曲、編曲及擔任音樂總監時，便開始紐約香港兩邊走，也是這套音樂劇使他開始接觸電影，與金培達合作，為電影《如果．愛》作曲及配樂，並憑該片獲第二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「最佳原創電影音樂」。

「香港市場小，作品好壞很快便被行內所知，好處是從此我的工作銜接不斷，現時停留在紐約的時間反而少了。」他表示，自己當初非常想將西方音樂劇的模式帶回香港，很快他卻發現照搬並不可行，得以保留最多的是架構和工作模式，而內容一定要結合本地生活，「在創作《四川好人》時，初時我運用了很多西方音樂劇的手法，單純用西方opera和musical的方式去做，卻發現味道始終欠缺。」後來他發現了南音與戲劇的契合，明白地方色彩融入的重要性，也找到了本地音樂劇的出路——運用外國的技巧和架構，融入中國的血肉。

無悔中了音樂劇的毒

高世章對音樂劇的熱愛始於在芝加哥修讀音樂的大學時期，他憶述一年班時參加學校的演出，「導演是老師，但作曲、編劇都是學生在做，參加後的我好像中了毒，發現這種用音樂和歌曲來講故事的形式非常適合我。但我寫流行曲的時候，一些監製認為我寫得太深奧，我卻認為自己已經寫得很簡單，我有很多話想訴說，卻無法通過寫流行曲的方式去完整表達，而音樂劇可以容許我的表達和抒發。」隨後他選擇專攻音樂劇，創作過程中當然會有思路阻塞之時，但他從未覺得音樂負了自己，無悔當初選擇的同時，更會利用音樂不斷思考以提升自己。「寫音樂劇是表達自我的方式，是否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可以用音樂去講故事呢？當離開音樂劇的舞台，這些音樂是否可以單獨存在，甚至應用於另一個範疇？」他總是在不斷思考着。

高世章透露自己的工作已排到2020年，新的音樂劇和電影配樂都在計劃之中，他表示自己已過了需要周圍找靈感的年紀，接連不斷的工作像齒輪般令他不斷向前，以最好的方式完成接到的工作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卻說：「其實我想找到一個暫停的機會，離開香港，或許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思考自己未來的新方向。」乍聽起來矛盾，但卻不難理解，高世章不排斥新嘗試，也不介意耗費時間去學習和感受，他談到正於澳門文化中心上演的粵劇《蝶影紅梨記》，他去年為其創作了開場和過場曲目，「這是我參與創作的第四套粵劇，初接觸時我便要暫停其他工作，花時間去了解和學習粵劇音樂，靈感的來源從來不是等待，而是去清楚熟悉這種音樂的格式，做足research是我會邁出的第一步，聽過傳統音樂之後，再用自己的方式寫出來。」

■高世章作曲前必做大量資料收集。 彭子文 攝

音樂劇 深入淺出

眼見本地音樂劇演員和觀眾愈來愈多，但音樂劇作曲家數量雖有增長卻不夠多，「很多人認爲音樂劇既有故事又有歌曲，足夠好玩便走來參與，但有趣的音樂劇的創作過程是很複雜的，需要多方面去配合，深入淺出，而不是將各元素湊在一起就能做成。」高世章直言若劇本節奏不適合，加入唱歌部分反而會成爲拖累。

這裡不得不提到他2008年曾爲香港話劇團原創音樂劇《頂頭鎚》作曲、編曲及擔任音樂總監，當導演找到他時，劇本已經寫好，也預留了唱歌的位置，他曾疑惑踢着足球如何唱歌？但通過落球場的實地觀察，他很快發現踢球這項體育運動之中也有其固有的系統和節奏。《頂頭鎚》是講大時代中的人的故事，踢球是主題，但聚焦點還是在人身上，有團隊合作，也有在時代背景下如何生存的故事。「以人爲主的故事自然可以通過唱歌抒發感情，但若全場都是從心出發的慢歌就會好悶，所以便要在故事中找到不同的色彩，這需要作曲家熟悉節奏、舞蹈和戲劇，而不是只擅長旋律就可以勝任音樂劇作曲。」他說。

「足球娃娃」爲世界盃添樂趣 俄藝術家Max來港玩「Live Painting」

■Max說世界盃會撐俄羅斯隊，希望東道主隊竭盡全力、不留遺憾。

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昨晚開賽，相信已令本港的球迷朋友們熱血沸騰。觀塘apm日前於室內大堂搭建6,000呎足球場，更邀請俄羅斯新派抽象藝術家Max Goshko-Dankov設計俄羅斯風格的壁畫和8個身穿不同國家球衣的「足球娃娃」。Max還會即席示範「Live Painting」，為「足球娃娃」添新衣。

Max出生在俄羅斯西部城市斯摩倫斯克，12歲時以驚人的成績考入當地一所藝術學校，一直為該校的優異生之一，大學畢業時發現繪畫是自己人生的關鍵。2007年開始抽象藝術生涯，曾與Kiehl's、Levi's、BMW-Group等品牌合作，在莫斯科、北京、杜拜、米蘭等地展示過作品。他的創作理念是透過畫作與人分享正面的信息，同時希望引起大家對彩色的共鳴。

Max的故鄉斯摩倫斯克，離首都莫斯科360公里，他的設計中用到莫斯科地標、「洋葱頭」教堂的元素，稱「要將莫斯科搬來香港。」而「足球娃娃」的設計，就用到了俄羅斯特產玩具「套娃」的外形，每個「娃娃」腳下各有一個代表其國家的足球，看起來就像正在進行一場足球比賽。

Max更向記者分享了一個創作秘訣——多用紅色。他曾於農曆新年到中國內地旅遊，看到中國人張燈結彩，「周街一片紅」，原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，紅色象徵吉利與喜慶，這一點與俄羅斯人不謀而合。他說俄語中的「紅色」，同時有「美麗」之意，莫斯科地標「紅場」便是因此得名。

除了即席示範「Live Painting」，Max還會開設工作坊，親自教授香港小朋友設計迷你版俄羅斯娃娃，並與曾獲國際藝術獎項的本地學生一起完成巨型壁畫，包括於「2018『我的和平』國際兒童繪畫大賽」中榮獲「全球五十大」的陳永治、2歲半時就於羅馬尼亞「第5屆國際民族學繪畫大賽」中勇奪「全球特等大獎」的陳溥治，以及於「國際青年節」憑出色畫作擊敗逾4,800名海外學生而榮獲「蒙特梭利藝術全球獎」冠軍的鄭喬心。Max說自己很享受與他人合作的感覺，且創意不應受年齡、國家、宗教信仰所限制。他又指香港學生有創造力和獨特風格，自己亦要「向他們學習」。

世界盃撐俄國家隊

Max設計的8個「足球娃娃」，分別代表8支參賽球隊，包括東道主俄羅斯隊、衛冕冠軍德國隊，以及人氣勁旅巴西、阿根廷、葡萄牙、法國、西班牙和英格蘭。每個「足球娃娃」都融入了代表國家的元素，例如代表「桑巴軍團」的巴西「娃娃」，呼應巴西國旗，使用黃綠色調，而「潘帕斯雄鷹」阿根廷「娃娃」，就以淺藍和白色為主。

■Max將會與本地學生一起完成身後這幅巨型壁畫。

■Max設計的巴西「足球娃娃」，以巴西國旗的黃色和綠色為主色調。

Max說自己並非鐵杆球迷，平時忙於創作，少有時間追看足球比賽。不過俄羅斯本地球迷眾多，又成功申辦今年世界盃賽事，使得這項運動在俄國愈來愈受歡迎，「就算你不去主動關注，鋪天蓋地的體育新聞也會將你圍繞。」不過他說有一點，藝術家和足球運動員是一樣的，就是一顆「求勝之心」，「如果藝術家停止創作同思考，他的藝術生涯就結束了，而足球運動員如果停止了拚搏，他的運動生涯也就結束了。」

世界盃開戰在即，Max笑稱自己理所當然地會撐東道主俄羅斯隊，「不過俄羅斯隊實力不強，希望他們盡力而為。」

亞洲城市最愛香港

Max去過多個亞洲地區和城市，包括北京、新加坡、馬尼拉等，但最愛的城市還是香港。他喜歡大城市「人來人往、車水馬龍」的感覺，香港的城市面貌令他感受到無窮的能量。他又說維港的夜景令他着迷，「無論從九龍望向港島，或是從港島望向九龍，夜景都美得令人陶醉。」

談及香港的藝術氛圍，Max說很欣賞香港街頭的塗鴉藝術，為城市景觀增色不少。他今年已經來過香港3次，上次來港是為了參觀Art Basel。

此外，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最令Max印象深刻，與不少亞洲城市相比，在香港出行又方便又「慳時間」。他又對香港的本地美食讚不絕口，最喜歡蛋撻、點心和公仔麵。

問及是否會再來港，Max說還沒有計劃接下來的行程，但相信一定有機會，再來這座「亞洲最愛城市」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劉悅